

茶铺看花

王道清

周末,朋友相邀去茶铺看花。

茶铺,原来是一个知青点。20世纪70年代,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带着火热的激情开垦荒山,种上茶叶,后来就叫茶铺茶场。

茶铺的花,近几年有点名气。先是马路边的一片玉兰,迎着春风怒放,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后来又建了梨园、蚕桑园,现在在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在那里栽了桃树,助力乡村振兴,结的果叫黄桃,营养好,价格也高。

一个技术员模样的中年女人把我们领进果园:“上周末来最好看。”她手指被雨淋湿了的、散落在枝头上稀稀拉拉的花瓣。

确实,桃园里只有我们几个人,地下也没有脚印。

我举起相机,看到花托与花枝之间已经长出了寸许的绿叶,一幅花红叶绿的好图片。

说起桃花,要数城步桃林村的最漂亮。许多年前,桃林村乘着扶贫的春风先声夺人,在通往南山的公路边种下一片桃林,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各路神仙趋之若鹜,热闹非凡。

那一年,我带着家人驱车赶潮流去了桃林。下车一看,大吃一惊。桃花灼灼,花团锦簇,每一朵花有七八层,最大的有茶杯口那么大。游人如织,桃花染红了山谷中桃林村的半边天。

桃林村杨书记的家就在桃林边上,中午在他家用餐时他特意告诉我,这种桃树叫碧桃,花期有半个多月,是一种优良的观赏桃树。

“结果呢?”我问。杨书记摇摇头:“即使有小果子也不能吃。”

我心想,这就是“好看不中用”。繁花并不能结出硕果,但人们对花的赞美从来没有停歇,经常听到像花一样的比喻。

昨夜下了一场雨,天空并不澄明,旁边山上的梨花已经荡然无存。技术员不断地给我宣传黄桃的品种和营养,好像黄桃明天就要成熟一样。

“等到果实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会把桃子套上袋。”她把拇指和食

指靠拢,露出一只小鸡蛋大的空隙。

“是怕鸟吃了?”我问。“不是,不全是。主要是防止病虫害,套袋后果实品相好,色泽亮,能卖好价。”技术员说得眉飞色舞。

小时候,我家门前也有桃树,而且不止一个品种。桃花有点怪,后熟的先开花,毛桃子最先开花,却要秋天才能成熟,等到毛桃上布满了黑点,裂开了口子,就有了甜酸的味道。水蜜桃是最后才开花的,却熟得最早。

读初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当时的通知书都是从大队转过来。每到期末,来了通知书,要等大队开大会念了分数才发下来。我受的表扬多了,有点飘飘然,有时连书包也不背就上学去了。

正是桃熟的季节,我放学回到家,父亲一声不吭端着脸盆出了门。不一会,父亲回来了,脸盆里装着六只水蜜桃,桃子刚刚泛红,不是熟透的样子。我纳闷了:父亲为什么把不成熟的果子摘下来了?父亲打来清水,洗干净桃子,捡了一个最大的用力掰开递给我。我一看,里面的果肉都成了鲜红色,而且是越靠近果核颜色越深,流出的汁液像蜂蜜一样甜。我吃了这么多年桃,竟然不知水蜜桃是从里面开始成熟的。父亲文化水平并不高,却懂得很多道理。他要我向水蜜桃学习,把美好的东西藏在心里。从此以后,我不再骄傲。

有一种叫白头翁的鸟,头上顶着一撮白毛,最喜欢吃桃子。鸟儿很聪明,飞过来落在最高的树梢上,那里安全,阳光充足,果大味美。我们最后一次扫荡桃子的时候总要留几个给鸟儿,桃果李子,见者有份。

我避开技术员的目光,仔细观察身边的桃树,三两片湿漉漉的桃花,紧贴花萼与花蕊之间,恋恋不舍,像是守护着基座上孕育的果实。

同志们在花枝间拍照留影,个个喜笑颜开。

我们是幸运的,今天还能看到枝头上暖色的桃花。等到丰收的时候,鸟雀赶过来,连桃子的影子也看不见,满山都是深色的纸袋。如此光景,不晓得鸟儿的心情如何。



春

刘玉松 摄

忽略醒来的桃花

(外一首)

李斌

一层层阳光探进窗内
无意撞破
仅属于春天里的秘密

所有的路正在走向忙碌
不可预见的眷爱
全部交给了午后的乡村

牵着生活
每一步都站在岁月的光

芒里

手中的方块字
总是那么直白而精彩

忽略醒来的桃花
落下来的只有风以及一些
正在老去的屋顶

贴近丰满的烟火

再也无法摀住渗出的春色

翻动宽厚的尘世

清明的雨
飘满了痛感的山坡
沉重的话语
始终与风保持着距离

翻动宽厚的尘世
目光迷离
无法拾捡荒野的另类语言

一些怀念
堆在过往的时间里
高举的烟雾
刺伤了飞鸟的心思

寂静的对视
令山花开得混沌而神秘
枝叶之上
白云依然那么深沉

王晓阳

蚕豆,也称南豆、胡豆,是南方乡村一种极普通的草本植物,也是我的最爱。它不择肥瘦,不选地段,生命力旺盛,深受人们喜欢。

每年秋种一结束,外公肩扛大锹,手提豆种,走到田埂旁地头点上蚕豆。蚕豆随意而居,冬日里蛰伏在温暖的土里。

一场春雨过后,蚕豆苏醒过来,抽出娇嫩鹅黄的小叶子,向着阳光迅速蹿高,浓密的绿叶下怒放出一簇簇嫩嫩的蚕豆花来。外公常常背着我去看蚕豆花。他说蚕豆花期从头到尾可持续两个多月。我认真地注视着蚕豆花,只见蚕豆花挨挨挤挤的,两朵一起并生开放,那淡淡的紫、浓浓的黑、浅浅的白、深深的红,组成了一只只彩蝶。花蕊中那两抹黑色,就是彩蝶那黑黑的眼珠,一闪一闪的,灵泛极了!

初夏,蚕豆花凋谢。沐浴阳光雨露,嫩蚕豆从花落处一点点长出来了,蚕豆荚儿很快就直翘地呈塔形站满枝干,采一颗剥开,浅绿圆润的豆儿就欢快地蹦跳出来,诱惑着你的嘴。这个时候的蚕豆如婴儿般娇嫩,个头很小,生吃味道清脆,有一种淡淡的涩。待五月的风灌满田野,蚕豆饱食天地灵气,伸展拳脚,如一个个健壮的勇士丰满成熟,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蚕豆是一道绿色的美食,有和胃、润肠通便之功效,可以煮着吃,也可以炒着吃。童年时代,我常撒欢儿跑到外公家,缠着要吃蚕豆。外公立马生火,为我现炒一大碗蚕豆。火苗舔着锅底,蚕豆在锅里噼噼啪啪地舞蹈,蚕豆的清香氤氲开来。

我的眼睛直勾勾望着焦黄的蚕豆,不等它冷却,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一颗,哈着气,在手中倒腾几次,放进嘴里。咬开蚕豆,它的清香,它的多粉,纷纷释放,缠绕齿间,沁人心脾!

外公看着我的馋样,伸出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乐呵呵地说:“你慢点吃,不要烫着嘴巴。今年蚕豆丰收,一定让你吃个够!”

我点点头,咯吱咯吱咬着蚕豆,心中充满了幸福。这朴素的食物,生于乡间,一旦经过外公的种植和爆炒,便是无穷的美味,至今我的舌尖还有蚕豆的清香!

流年暗换,物是人非。外公去世后,我自己做的蚕豆还是那个蚕豆,却再也吃不出童年幸福的味道!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北塔区陈家桥万岁庙十一组谭正明(现用名谭振民)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北塔集建(98)字第04101110号,用地面积:213.9平方米,建筑占地:156.6平方米,声明作废。

